

刘剑◎著

谁主沉浮

明末清初 风云录

明亡清兴，中原大地最后的较量
“三国”逐鹿，风云人物的生死抉择
最好看的历史，最好看的小说。



天津文艺出版社

谁主沉浮

明末清初 风云录

刘剑◎著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主沉浮——明末清初风云录/刘剑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9.4

ISBN 978-7-80755-451-6

I. 谁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6466 号

作 者:刘 剑

策 划:杜金卿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三河市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572 千字 印 张:23.5

版 次: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451-6

定 价:34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风云满眼 《谁主沉浮》

熊召政

这是一位青年作者笔下的历史，深刻而又好看。历史上的帝王将相、英雄美人、乱臣贼子，在作者刘剑笔下，被赋予了鲜活而迷人的色彩。这是一部英雄的成长史，也是一个帝国兴衰的编年史；当然，它首先是一部通俗好看的小说。每个人在解读历史时都有不同的方式，而小说，应该是解读历史最形象的文本。正因为如此，历史与小说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既尊重史实，又具备可读性，就有了一个较难把握的尺度，过于注重前者，可能呆板乏味，变成历史教科书；过于倾向后者，又容易堕入“戏说”和“野史”的俗套中。《谁主沉浮》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，作者对明史研究多年，又具备相当长时间的小说技巧训练，故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作者刘剑是山海关人的后裔，这片土地也是《谁主沉浮》一书最后结尾的大决战之地。刘剑曾说：研究明史和山海关的历史是他最感兴趣的事，也是他今后写作的方向，这一点在《谁主沉浮》这部小说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。我们从中可以读到磅礴的气势、浓烈的感情和深邃的历史责任感。没有对历史高度的热爱，没有对家乡挚真的情怀，没有对中国封建王朝兴衰规律独到的研究，是很难做到这些的。作者在后记中说，他在创作这部作品中，“胸中有一股英雄气在驰骋”，其实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又何尝不是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晦暗与动乱的一段岁月，在作者的笔下却如此的壮丽、辉煌和惨烈。王朝更替兴衰的血与泪、枪与火，也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人文思考。不能不说，这是这部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收获。
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，大明王朝与大清王朝的最后角逐是值得浓墨重彩、大书特书的一段历史，特别是1644年的“甲申事件”，成为影响中国命运的节点，其中蕴藏

的典型意义和内在规律，更值得后人玩味。郭沫若当年曾经写过名震一时的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用文献的方式解读了这一段历史。“甲申事件”的前后也有着无数的真相和谜团，无数精彩的人物和故事，今天，我欣喜地看到了青年作者对这一典型历史事件的全新解读。

当然，这部作品也并非是没有缺陷的，因为年龄与阅历的关系，作者在还原历史细节的地方还有值得商榷之处，有些情节过于迎合现代人的口味，不够厚重，这一点瑕疵，虽不能夺其整体的光芒，但也希望能够引起作者的重视。

好的小说是能够让大众产生“阅读快感”的。中国历史本身就很好看，对历史真相的还原与探究，是历史小说家的使命和责任。《谁主沉浮》在努力还原历史真相的同时，非常注意广大普通读者贯有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，没有故作高深，刻意艰涩，而是用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，让深刻的历史转化为好看的小说，更适合大众阅读和普及，也令这次全新的解读，迈出了走向大众读者的成功的一步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作者的下一部作品将会给我们带来更愉悦的感受。

熊召政，著名作家，诗人，其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曾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、湖北省政府图书奖、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、第五届屈原文学奖。

谁主沉浮

明末清初 风云录

目录

序曲/1

第一部 凌迟/5

第二部 兄弟/65

第三部 美人/99

第四部 战火/177

第五部 屠龙/234

第六部 英雄/267

第七部 命运/311

尾声/360

后记/1



序 曲

一支笔在铺开的宣纸上疾走，奋臂挥舞，浓墨泼洒间，一行行大字铁画银钩，跃然纸上：

“战守逶迤不自由，偏因胜地重深愁。

荣华我已知庄梦，忠愤人将谓杞忧。

边衅久开终是定，室戈方操几时休。

片云孤朋应肠断，椿树凋零又一秋。”

落于纸面的字强劲有力，在书写者更为强劲的腕力控制下，相互纠结的每个字力透纸背，呼之欲出。

“好字！”“好诗！”

两个声音同时响起，声音来自站在书者身后的两个人。这两个人，一个身材高大，黑脸膛粗臂膀，另一个身材中等，敦实壮健，全是一等一的壮汉，他们的身上、脸上，都布满了污泥与血渍，似乎刚刚经过了数番血战。

书者将毛笔轻轻地放在桌上，并不转身，但却是对着身后的人说道：“祖大寿、满桂，这诗写于何时，你们可曾记得？”

两人想都没想，同时说道：“乃一年前袁爷巡视觉华岛时所作。”

“不错。当年我在觉华岛上，写下此诗，还有一人也颇为赞赏，并亲自抄写一遍，装裱后送给我挂在厅堂之上。可后来，我却要了他的命。你们当时都曾劝我，大敌未退，岂能擅自杀掉大将？我没有听你们的，始有今日之祸，此时在你们的心中，是否为此心有不甘？”

两个壮汉对视一眼，同声道：“末将不敢。”

书者转过头来，望着身后的两个人。虽然写得一手刚劲的字，但他却是一个身材瘦小、皮肤白皙、看起来非常书生气的中年男人，与两个壮汉站在一起，颇显虚弱，只是眼中那精光闪烁的眸子中，透着倔强而不屈的光芒。

“有什么话就说，不必吞吞吐吐，祖大寿，你先说。”

祖大寿微一思索，拱手道：“毛文龙久居皮岛，骄横跋扈，不服将令，贪墨凶残，早已天怒人怨，袁爷杀他，实在是有一万个可以站得住的理由。至于始有今日大祸一说，末将觉得事实并未如此。那皇太极绕道喜峰口，自外蒙古避开咱们的宁锦防线直取北京，事实上袁爷您早有预料，只可惜，皇上不听咱们的直言上奏，未曾在重要关口派

去一兵一将，始有今日之祸，怎能与袁爷你诛杀毛文龙扯上关系？朝中若有人因此非议，纯属妄言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袁爷点点头，又问另一大汉满桂，“满桂，外界多有传言，说你我不合，今日城外一战，你损耗兵马过千，又被我军误射，身中箭伤，你的心里，也不知是否还在怨恨我？这些我都顾不得了，今日事，我倒也要听你说说。”

满桂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我老满是个粗人，只知袁爷决定的事，是不会有错的。宁锦一战之后，袁爷你的风采已令我老满折服。什么将帅不合的谣言，咱们是理也不用理他的。那些费脑子的事我不去想，袁爷只要一声令下，折我一些兵马又如何？误射了我又如何？什么劳什子的对与错，我老满连想都懒得想。”

“好，好，你是粗人，也是直人，但你直人粗人的说法，也自有你的道理。当年宁锦一战，咱们以心相交，其实已经是平生知己，今天你精忠报国，不计小恶，足可以见你赤诚之心。祖大寿，与满桂相比，你算得上是个足智多谋的智人。只可惜，直人也好，智者也罢，都无法消退皇上对我的疑心。今早你们也已经见到了，我们大军在德胜门、广渠门外与皇太极血战一天，死伤者已达六成兵力，而所带的粮草又远远不够了，可是皇上却不让大家进京歇息，自开战始，城门紧闭，如临大敌，连我都无法进入。我们这支勤王之师，只怕战得胜那女真人，也过不了自己人这一关。”

祖大寿与满桂听得此话，面上均有悲愤难抑之色。满桂拱手道：“袁爷，咱们撤吧！人家不待见咱们，何必受这种鸟气？”

袁爷微微一笑，看着祖大寿道：“你呢，也是这个想法？”

“依末将看，现在我们只能派人进城，请孙承宗大帅、钱龙锡大人出面，诉说我们受的委屈。”

袁爷摇摇头，道：“皇上对我已经起疑，现在出动两位大人，其实于事无补，反而会连累了他们。边衅久开终是定，室戈方操几时休。我大明江山，自开创以来，同室相操、干戈相搏之事，从未止绝。今日皇太极攻入北京城下，我关锦铁骑死伤还是小事，我只怕的是，从此后，借毛文龙被杀、皇太极入口之战，天下复又因为我袁崇焕一人，落入党争纷议之乱，扶持我的孙大人、钱大人，也会因此被卷进这个漩涡之中。”

“他娘的！”满桂怒道，“老子在前线拼死厮杀，他们却在背后暗箭伤人，这仗不打了！袁爷，我派一支精兵护你回宁远，北京外城之围，您就交给我和祖大寿两个人罢了。”

祖大寿道：“满桂话糙理不糙，我看袁爷，这也是个道理。”

“不，这不是个道理。”袁崇焕摇头道，“天下虽大，但其实没有我们的退路。只因为我们自打从军的那一天起，就立志要做一个忠臣，做一个良将，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我劝勉你们的话，你们可曾忘记了？我袁崇焕受大明皇恩，以一介书生成为封疆大吏，位卑尚且不敢忘记国恩，何况现在已经封妻荫子？所以，有委屈也好，有误解也好，甚至皇上对我有了杀心也好，都不能阻止我们的脚步，这一仗我们必须打下去，打下去，不是为了博得个舍生救主的好名声，而是为了我们心中的梦想。这梦想，历经刀光剑影，风刀霜剑，其实从来没有离我们而去，报效君王，救得百姓，我们为此而战，马革裹尸，死得其所。”

祖大寿与满桂被袁崇焕慷慨激昂的话语深深感染，同声道：“听大帅的，马革裹尸，死得其所。”



正说话间，突然门外有人报，北京城内，有圣旨到。

袁崇焕等人急忙迎接来使，来使是个太监，进得来也不废话，打开圣旨就念：“蓟辽督师袁崇焕接旨。”

袁崇焕三人跪下，太监念道：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袁崇焕一心为主，劳苦功高，朕召袁崇焕即刻进宫，平台相会，共商国事，钦此。”

袁崇焕谢恩，又问道：“禀公公，我的军队连日苦战，车马劳顿，缺衣少吃，伤者惨重，不能医治，可否请圣上开恩，准我军士入城缓冲休养，稍息片刻？”

太监道：“圣上特别嘱咐，只准袁崇焕、满桂、祖大寿三人进城，其他人等，一律就地待命。”

袁崇焕、满桂、祖大寿三人听了这话，眼中难掩失望之情。满桂腾地站起来，就要说话，祖大寿急忙又将他按下，太监见了假作不知。袁崇焕问道：“公公请休息片刻，我安顿一下兵马，马上动身。”

太监道：“不用安顿了，现在走吧。城中已经做好迎督师入城的准备，这就随奴才请吧？”

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袁崇焕三人随太监走出大营，出得大营之外，一阵冷风突然袭来，吹得众人全身不禁缩了一下。此时正是十一月，天气阴冷，北京广渠门外，只见几万大军暴露于荒野之中，到处可见伤腿伤臂的士兵，三个一群五个一伙，靠在一起，呻吟不断，寒风吹过，吹得旌旗叭叭作响，也吹得众军士的衣袂飘扬不定。

祖大寿难抑心中的悲愤，道：“公公请看，咱十万关锦铁骑，与女真人一战之后只剩下了四成，剩下的人不但人人有伤，且缺衣少饷，若还不赈济，只怕就全都要交待在这里了。”

太监无言以对，支吾几句道：“圣上晓得，晓得的。将军放宽心。”

几人穿过军营，一直走到城门脚下，城上守军见他们来了，从城门之上放下一个用绳子系着的大筐，徐徐降了下来。

太监向袁崇焕一拱手道：“督师大人，您先请。”

满桂大怒，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开城门？你们要用这个东西送大帅上去吗？”

祖大寿道：“这也太过分了一些。”

太监道：“督师大人，圣上有旨，敌军环伺，为防不测，只能出此下策。请大人体谅大局，此时暂受得一丝委屈，但皇恩浩荡，圣上一定会感念大人之德。”

袁崇焕凝视着眼前的这个大筐，片刻之后，缓缓走近，抬腿迈了进去。

祖大寿只觉得内心一阵刺痛，哽咽道：“袁爷，不要去！”

袁崇焕望着这两人，眼中没有愤懑，透出的却是平和与坚定的神采。望着大家，袁崇焕平静地说道：

“两年半前，圣上在平台召见我，问我几年之内可以平定辽东，我说五年之内就可平辽。圣心大悦，赐我尚方宝剑，给我兵权人权，可惜，今日平辽之诺未能兑现，皇太极又打到了城门口，而朝中有人借此非议，又提起我擅自杀掉东江大将毛文龙的旧事，今日平台再会，吉凶难测。我袁某已经站在了这些风口浪尖的上头，既然身陷是非，再也躲不过去，那所有的功与罪，就由我一人承担着吧。”

城上守军见袁崇焕进了筐里，下一声令，绞索启动，大筐缓缓升起，蓟辽督师袁崇焕的身体随之缓缓向城上升去。

“袁爷，不要去啊！”祖大寿满眼泪花，在城下喊道。

但是，袁崇焕的身子已经升了起来，一步步向高高的城头升去，在这个升高的过程中，袁崇焕只见得祖大寿等人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渐渐听不见他们的说话，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了。突然间，这个身经百战、永不服输、从无败绩的大帅，有种莫名的恐惧与感伤。

城上守军将袁崇焕从筐中扶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得罪了，朝中有令，大帅别怪小的们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不怪你们。”袁崇焕温言说道，扫视一圈，却见城中守军剑拔弩张，将自己围在了中间，为首一名将领将手一拱道：“大帅辛苦，大帅受惊了，小的乃这里的守将，奉地皇命，这里先给大帅赔个不是。卑职这就带大帅去平台觐见皇上。”

袁崇焕苦笑一声，道：“受惊谈不上，将军不必过谦。”环视左右，一阵劲风吹过，森然冷气袭入心头，不禁感叹道，“好大的风！”

劲风过后，却见天空阴云凝结，似乎山雨欲至，整个世界瞬间黑了下来。

谁沉浮

第一部 凌迟

一

公元 1629 年，是为大明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继位的第二年，此时的中原大地，正是群雄逐鹿、国家板荡、人民流离的时刻。大明王朝经过二百多年的风雨，积疾难返，日渐衰落，辽东劲敌后金国虎视眈眈，渐成大患，中原各省则是流寇四起，战火不息，内忧外患，一并而发。这从人们的行为举止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已是十二月临近年关的季节了，北京城内，人人却仍如惊弓之鸟，战战兢兢，全无过年的气象。

这一年的冬天，来得也比以往更早。自十月开始，竟然就下起了小雪，此后两个月间，雪就时常会抽冷子下了起来。到了十二月，天冷得更有些异常了。这一天傍晚，雪又下了起来，朔风吹处，细雪飘飞，街上冷冷清清，行人寥寥，一片银白掩映于微黯的天气里，分外肃杀。

北京东城区一带，雪下得似乎更紧一些。沿着一条小巷，空旷的路面上，有一顶小轿突然在雪中出现，吱吱声音中，小轿渐行渐近。抬轿的是四个壮汉，轿的周围则还有八个人屏声息气，矮着身子跟着行走，这八个人着锦衣，佩腰刀，穿黑色的皂靴，虽然强壮，但行走却杳无声息，且沉默寡言，一看就是练家子。他们护卫的这顶小轿外饰是用缎面铺就，里层装有厚厚的棉胆，外面虽有风雪，但遮掩严密，人坐进去就如同躲在温暖的棉被里，一丝凉气也渗不进去。

有两个路人见这架势，颇为好奇，窃窃私语：

“看这架势吗，像是宫里的人？”

“废话，在东厂胡同，不是宫里的人，敢这么直来直去？”

“我猜轿里的人准是个公公……”

轿中有一声轻咳，带刀的锦衣卫士立刻欺身上前，向说话的方向怒视，目光如刀锋凌厉，把两个路人吓得当场呆立，不敢行进。

轿里有个苍老的声音轻轻说道：

“算了，还有正事，别和路人为难了。”

锦衣卫士对着轿子躬身道：“路人无知，惊扰了公公大驾，奴才失职！”

轿中人依然轻声轻气地说道：“咱家从来不与草民斗气。既然知道他无知，就更不用一般见识了。几位辛苦，快点到那地方，见着那蛮子，咱们也好早点回家。”

锦衣卫拱手道：“是。恭听曹公公教诲。”

轿子在东厂胡同绕了几个圈子。东厂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之上，西至东皇城根南街。明永乐十八年，明成祖朱棣在这里设立东厂署，从那时起，老百姓私下把这地方称为东厂胡同。

东厂这个组织，尽人皆知。永乐时设它的目的是刺探“谋逆妖言、大奸大恶”之事，但是在百姓与满朝文武心中，大奸大恶这四个字，多半还是如数奉还给它为妙。东厂的职能在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三法司之外，办案的基层人员称为番子，直接受提督太监统领，只听皇帝一人之命，可不经审讯调查就能随意抓人，权力之大，无可比拟。

轿子在一处大宅子外停了下来。这宅子外边平淡无奇，并不巍峨，但门口却涂得黑黢黢的，看起来却深不可测，两个巨型石雕狮子立于两旁，龇牙怒目，一块写有“明察秋毫”的长方形牌匾高悬在房顶，森然之气尽现。而在这块匾的左侧，还有一块并不大的黑匾，并不醒目，但是上面写的两个字却令人看了无不心惊胆战——“诏狱”。

诏狱也是东厂的特产。这里关的人，多半原来都是朝中的权贵，一旦犯事，就被番子拿来拘在这里，日夜刑拷，追赃讯问。落在番子们的手里，想活着出去太难了，即使侥幸不死，也要丢半条命，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实。

轿子在这里停下，带头的锦衣卫想发话，轿中的人说道：“不必扰了他们，我们直接进去吧。”

轿帘掀开，轿中人从里面走下来。但见他四十多岁年纪，慈眉善目，面色白净，严寒天气，也不见他穿棉衣，只一身粗布衣裳，除了顶上的冠帽看着有些富贵，其他方面也透着平淡无奇。

“好雪！”他轻轻用手在空中拂了一下，抓了一把雪花在手心，“也不知这是祥瑞，还是确有些冤情，你怎么看？”

被他问话的锦衣卫不敢多说，只低头道：“公公明察，公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奴才只听公公的话。”

公公叹口气，道：“不说话的都是聪明人啊！这满朝文武，聪明人是越来越多了。连你们这些小崽子们也想玩他们这一套了？只不过，你们的话原本就没什么金贵的，他们却是大明的臣子，他们都不说话，都在这里玩小聪明，这天下，还不就乱了去了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门口闪出了一个牢头模样的人，出了门就一跪在地，也不管地上积雪，磕头如捣蒜：“奴才该死，不知曹公公老祖宗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老祖宗赐我一死！”

曹公公呵呵一笑：“你不该死。这牢子里的人，该死的多了，不该死的也有不少，你这就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起来吧。咱家只问你一句，对那个人，你们动了刑否？”

“回公公，遵您嘱咐，小的们等得手痒，也不敢动刑。”

“让他们再痒几天吧。这刑吗，谁也不许先动，动了的，仔细我砍他的手。”

一行人径直向诏狱里走去。这诏狱在外面看着不起眼，但一进去，你就会发现里面原来又深又长，黑糊糊的，只有一些微弱的灯光，勉强可照亮地面。牢头在前面拿着一个气死风灯，在前面引路，众人穿过一个长长的通道，向下拐了一个弯，里面的光线渐



渐就亮了起来。

“将灯灭了。”曹公公低咳一声，声音几乎低得杳不可闻。

牢头急忙将灯灭了。他想，曹公公可能还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看见他的。对于曹公公的话，你只有马上执行，绝不能问三问四，这是规矩。坏了规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曹公公的低咳似乎是个暗号。身旁的人变魔术般地拿出一个黑皮套头的大氅，披在了他的身上，从头到脚，曹公公被裹在了一团漆黑之中，再加上本来就微弱的灯光，让他有如一个移动的黑色幽灵，阴森可怖。

过道两旁是排得密密的牢狱，所有的牢狱都如铁箱一般，木笼模样，门口被密密的铁栅栏封死，几乎难见空隙，一把大锁挂在铁栅栏中间，一股股恶臭的味道从里面传过来，令人闻之欲呕。只听得牢房里一片沉寂，间或有细细的呻吟之声传出，但也并不响亮。

这一条布满牢笼的过道极深极长，一眼都望不到头，一排排牢房排列下去，也不知里面关着多少人。奇怪的是两边却看不见多少看守的人，狱吏们都不知去了哪里。走着走着，过道开始向下低着伸出一条路来，越走地势越低，最后似乎来到了地底。头顶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声，曹公公抬头望去，只见头顶三丈之处，有一排长长的铁壁通道架在那里，俨然是天梯模样，上面光线很弱，有很多狱卒在上面伫立。看不见他们的模样，只看见相同颜色的鞋底在头顶悬挂，原来看守的人站在这天窗之上，如果不是刚才那一声低微的咳嗽，底下的人根本就不会发现上面有人。这监狱里的肃然之气，与别处大有不同。

牢头赔笑说：“公公恕罪，不知您远道而来，这些人还没来得及回避。我这就发话，让他们撤了。”

“算了，人家忠于职守，不能因为我来就坏了规矩。也难为了你，这么大牢子，竟然一点噪声都听不到。”

“公公明鉴，为了怕扰乱公公，我已经将所有人犯的口都用棉布塞上了。”

曹公公冷冷一笑：“堵住了嘴也堵不住心吧，这些表面工作，还是少做吧。”

牢头连连点头，不敢再说了。

走到最尽头处，众人在一座牢房处停下。这座牢房较前面的稍宽了些许，但门口的铁栅栏则更粗更密，门上锁也粗壮了几分。里面关着一个身形瘦小的人，头倚在墙角，一动不动，似乎睡去了。

牢头冲着牢里喊了一声：“袁蛮子，曹公公来见你，别装死了。”

牢房里的人如同没听见一样，还是一动不动。

牢头正要继续喊，突然间一股森然的冷气顺着他的后脖颈一直滑进了身体里，这冷气来得太过突然，有如冰冷的刀锋贴在皮肤上，以至于他以为自己瞬间已经被人拉进了阴曹地府接受屠宰一般，惊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那冷气不是突然从地府上袭出来的，而是曹公公的一只手，突然按在了他的脖子上。这看起来白白胖胖的人，手却凉得异常。

“你叫他什么？”曹公公温和地问。

牢头恐惧得连话都说得不完整了。曹公公温和的声音里，分明有一种令人无法揣测的阴森气息。

“回公公，我叫他，”牢头颤抖着声音说，“袁，袁蛮子。”

曹公公若有所思：“噢，你叫他袁蛮子。你知道吗，这世上只有两个人这样叫过他。你想知道，那两个人是谁吗？”

牢头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，硬着头皮说：“愿听公公明示。”

曹公公阴阴地一笑道：“一个，是咱家，一个，是当今的圣上。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这么叫他？”

牢头吓得脸色惨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曹公公把手从他的脖子上拿开。牢头身子一晃，险些倒在地上。

“滚吧。”曹公公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去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，自己抽自己一百个耳刮子，一个也不能少，少一个，就让你下诏狱，懂了吧？”

牢头点头，一溜小跑地向外奔去。人还没消失在众人眼中，啪啪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，他已经开始打起自己来了。

曹公公脸色开朗了起来，很开心地说：“狗奴才就是狗奴才，这耳刮子打得好响。”

牢房中的人突然“哧”地一笑。

曹公公说道：“虎落平阳，英雄落难，难为袁督师，还能笑得出来。”

牢房里的人开口回话，语音铿锵有力：

“想我袁崇焕落到这份田地，居然还能令宫中最有权势的曹化淳公公亲自前来探望，这份荣幸，何德何能才可消受，又怎能不开心一笑？”

二

原来这个在诏狱中关着的人，就是名满天下、智勇双全、权倾一时的蓟辽督师袁崇焕。

袁崇焕，字元素，祖籍广东省东莞，万历四十七年进士，明天启六年出任辽东巡抚，镇守宁远。万历四十六年，女真领袖努尔哈赤称霸辽东，建立后金国，以“七大恨”祭天，正式向明宣战。战火一直蔓延数年。天启六年，努尔哈赤进犯宁远，宁远一战，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拒绝努尔哈赤的劝降，利用火器大败后金军，并由此使努尔哈赤含恨身亡，扭转明王朝多年来的颓势。袁崇焕一战成名，但也因此树大招风，在阉党魏忠贤的排挤下，辞官而去。崇祯皇帝继位后，重新起用他，并委以重用，只可惜他到任后却做了一件令崇祯猜疑的事：

当时的皮岛总兵毛文龙独断专行，多行不轨，不听将令，袁崇焕就自作主张，将其捕杀。毛文龙是手持尚方宝剑的边关大将，镇守的皮岛在鸭绿江口东之朝鲜湾，又名东江，位于辽东、后金、朝鲜之间，位置十分重要，是阻挡后金大军的海上防线。袁崇焕不经请示就杀了他，令崇祯暗生不满，而毛文龙死后，皮岛一带缺乏良将镇守，更为努尔哈赤之子、新大汗皇太极大军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，直至发生了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的“己巳之变”。袁崇焕督师勤王，虽然以一己之力驱走皇太极，但崇祯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，反误以为他与清军有互通之嫌疑，诛杀毛文龙、皇太极袭入北京就是他暗中通敌之故，于是不问青红皂白，在平台召见袁崇焕，等到袁崇焕到来后，马上将他捉拿下狱。

今天司礼监提督太监曹化淳来看的，就是这位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大帅。

曹化淳听见袁崇焕发问，也报之一笑，道：“袁督师不愧为大将之才，遇此难境，



尚能谈笑风生，咱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遥想两年前，圣上接见大人，那时咱家还在司礼监秉笔，远远地躲着看见大人与圣上谈起辽东战事，大人之远见卓识，真令咱家叹服。”

袁崇焕道：“我一个落难的囚徒，今天不知明天的命，公公不必如此宽言安慰我了。”

曹化淳道：“话不能这么说啊。咱家还记得当时大人可是满腔豪情，大人当时还说了一句话，咱家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，大人说，只要给你兵力，五年内可以平辽，不知大人可还记得这话？”

袁崇焕脸色微变：“我怎么不记得？就这一句大话，没料到竟助长了今天的祸事。”

“我记得大人的好友许誉卿大人私下还曾对大人说过，五年内可以平辽，未免过于托大，可惜的是，大人的话既出，是覆水难收了。时至今日，大人五年内平辽的说法，圣上还常常提起呢。”

袁崇焕脸色涨红，激动起来：“圣上是因为这个治我的罪吗？五年平辽，虽有张狂之处，但如一切都按袁某部署，五年内阻住皇太极，应该不成问题。”

曹化淳冷冷一笑：“可是皇太极不久前可是打到了京城底下啊，五年平辽，略有张狂，但平不了辽，却让贼寇打到了家门口，那又算是什么？”

袁崇焕低头不语，沉思片刻，抬起头来说：“皇太极绕道喜峰口侵略北京城，我当年曾经有所预料，并上过奏折，但满朝文武不信，圣上亦没有派重兵驻守。话虽如此，诛杀毛文龙，也是原因之一。毛文龙若不死，皇太极顾忌后防，就不会冒险自喜峰口入关。”

曹化淳说：“那也就是说，你知罪了？圣上如此办你，也没什么冤屈了吧？”

袁崇焕讥讽地一笑：“原来曹公公是来审我的，那你就回圣上，我袁崇焕知罪了，我承认自己乃无能之辈，也承认为正军纪，手段有些强硬。但通敌之罪，实属栽赃。宁远一战，努尔哈赤因我而亡，皇太极与我有杀父之仇，岂能容我？辽东一带，杀女真人最多的是我袁崇焕，我与后金之仇恨，不共戴天，圣上待我，又恩重如山，我通敌叛国，有何所图？有何好处？谁能尽信？”

曹化淳哈哈一笑：“审人可不是我的事啊，自有三法司、镇抚司定夺，你不必和我辩解。我对你是否有罪，更是毫无兴趣。”

“那公公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讥讽我几句，看我的笑话了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曹化淳脸色一变，道，“我来是告诉你一个消息的，你可知道，祖大寿反了。”

“啊！”袁崇焕大吃一惊，禁不住站了起来，“复宇他竟做出这种事来？他，糊涂啊！”他的脚重重地在地上一顿，满脸的懊悔。

曹化淳冷冷地说：“他可不糊涂，他是讲义气的人啊。他反，全是因为你啊，大人！”

袁崇焕沮丧地坐了下去：“他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他的兵马现在集结在山海关。圣上下旨，他不听，看意思，是要投诚那皇太极去了。他带走的可是咱们大明最强的劲旅啊！”曹化淳的话里充满了惋惜。

“不可能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”袁崇焕痛苦地说，“我们共事十多年，宁远大捷，他也是功臣之一，这世上谁都能降皇太极，惟有他不能，他祖家一门将才，满门忠烈，说

他反，我打死也不信。”

曹化淳摇摇头，不置可否。袁崇焕担心地说：“朝廷准备拿他怎么办？”

“圣上说了，只要他肯迷途知返，回师勤王，既往不咎。”

袁崇焕情不自禁地对空中一拱手：“圣上圣明，圣上圣明！”

曹化淳说道：“可关键的是，祖大寿他并不听圣上的话。”

袁崇焕一惊：“为何？”

曹化淳意味深长地一笑，说道：“因为他心中只有督师，没有圣上。”

袁崇焕愣在那里，正要辩解，曹化淳突然怒喝一声：“袁崇焕接旨，有圣谕。”

一般来说，宫中能口头传达圣谕的人，往往都是司礼监秉笔级别的太监，这曹化淳是司礼监提督太监，他传皇上口谕，名正言顺，袁崇焕不敢怠慢，急忙跪下道：“罪臣接旨。”

曹化淳并不看他，只望着天空道：“圣上有口谕：祖大寿非敢反朝廷，乃因惧罪耳。欲召寿还，非得崇焕手书。”

袁崇焕身形颤抖，跪在那里将头埋于膝内，没有答话。

曹化淳等了片刻，见他不回话，不耐烦地道：“你为什么来接旨？”

袁崇焕道：“臣非不愿接旨，实不能也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“罪臣之身，名不正言不顺，祖大寿不会听我的。”

曹化淳低下身子，用威胁的口吻道：“袁崇焕，你是不是对圣上判你一直有意见啊？你敢抗旨吗？”

袁崇焕冷静而坚定地说：“圣上英明，我怎敢有怀恨之心。但祖大寿当年服我，无非是因为我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已，如今我已成为罪人一个，有何资格再要求他为我做事？况且身为罪臣，妄谈国事，参与军务，罪加一等，罪臣之事尚没有个交代，不敢再牵罪上身，望公公如实向圣上禀告。”

“你不遵从圣谕，就不怕圣上降罪，罪加的就不是是一等，而是三等。”

袁崇焕态度坚定：“即便千刀万剐，亦不能乱了纲常礼法，请恕罪臣不能从命。”

“都说你是个蛮子，你还真是蛮子脾气！”曹化淳叹口气，“圣上早知你会这么说了。”

袁崇焕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：“圣上英明。”

曹化淳道：“圣上英明不英明，就不用你来评价了。明天会有一些人来看你，你做好准备吧！”

“是来刑讯的锦衣卫吗？”袁崇焕正色道，“崇焕恭迎大驾。”

“错了。来的人不是来审你的，是来看你的。想知道都有谁吗？”曹化淳数着手指，“他们是内阁六部阁老，三公九卿，监察御史，还有六科给事中，翰林学士，朝中精英，悉数全到。”

“罪臣有何德何能，劳烦这么多大员亲临指教？”

“这不是你的面子，是圣上为你安排的。”

袁崇焕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不是来看我，是为了祖大寿。”

“对。你真是聪明人。所有大员都是来劝你的，只要你给祖大寿写了密信召他回来，圣上龙颜大悦，群臣再讲了话，你的罪名或可洗清也未可知。”



“我的罪名是洗不清的，”袁崇焕苦笑道，“虽只误说一语，错杀一人，但已经是罪不可赦，祖大寿回来之日，就是我伏法之时。”

“凭你这句话，就该满门抄斩。”曹化淳脸色变得阴鸷起来，“祖大寿召不回来，你就更是死定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我应该配合圣上演好这场忠烈之戏？”

“大逆不道啊袁蛮子！”曹化淳发怒了，“你还是执迷不悟吗？”

“曹公公的意思我懂。只可惜我是罪臣之身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祖大寿为何听我的？如果皇上有旨，当下诏书。”袁崇焕面无惧色，依然坚持。

曹化淳叹口气：“袁蛮子，你真是精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诏书是不会给你下的。”

“没有诏书，那就更名不正言不顺，口谕岂能说明事情？但请明示。”袁崇焕虽身处逆境，仍寸土不让。

曹化淳道：“听与不听，只在你一念之间。袁崇焕，你是个英雄，但不是明白人。明天还有一个人也会来看你，写不写信，对这个人也非常重要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内阁大学士、兵部尚书孙承宗。”

袁崇焕沉默了，沉思片刻，关切地道：“大帅他也会来吗？”

“会的。圣上今天召了他，咱家亲耳听说了，圣上要他带队，来劝说你。那孙承宗可是你恩师，也是你的老上级吧？”

袁崇焕的脸上泛起几丝柔情：“大帅对我恩重如山，此情终生难报。”

曹化淳道：“那就对了。你通敌叛国，弃关损将，孙阁老是提拔你的人，又是你的受业恩师，按照本朝的连坐制度，他恐怕也逃不脱干系吧？”

袁崇焕担忧地说：“你是说孙大帅也会受此牵连？不会的。圣上英明，他怎么会不知孙大帅的功绩德行？”

“天上人间，炼狱仙乡，不过一线之隔。祖大寿召不回来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”曹化淳话里有话，但又故意不点破。

袁崇焕静默在那里，眼前浮现了孙承宗那和蔼可亲的面容：十几年前，自己还只是个参军，孙大帅慧眼识人，从千万军士中将自己选拔出来，此后十数年间，授以兵道，委以重任，多方扶持，两人虽是上下级关系，实为师徒之情，历经多年，炽情不减。自己身死是小，连累了大帅就罪过太重了，只一瞬间，他就下定了决心。

袁崇焕问：“我要是写了信，孙大帅是否就不会因此事而受丝毫连累？”

“圣上的胸怀有如高山大海，祖大寿如此忤逆，尚能容忍，何况孙阁老这种功勋卓著之人？”

袁崇焕喊道：“好，就依你了。拿笔纸来。”

“慢着！”曹化淳道，“你今天不要写。”

袁崇焕狐疑地看着他。

“不要写。明天再写。明天，三公九卿都来了，你要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，要念着皇上的恩德，忏悔着自己的罪过，感念着圣恩，再写这封信，你刚才不是说过吗，要配合圣上演好这出戏，你说对了。明天，你要流着眼泪演好这出戏。圣恩浩荡，君臣同心，这感人的场面，在诏狱里可不多见啊！”

曹化淳阴冷的声音回荡在诏狱空旷的四周，久久不绝。